

世界

沙龍

攝影

名作

欣賞

海峯

同類題材作品所望塵不及者。如此方可在數千百張照片的競賽中入選獲獎，出類拔萃。

在世界各地的沙龍影展之中，十居其八九都崇尚畫意攝影（Pictorial Photography）因為它是「唯美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其他如「為人生而藝術」的寫實派（Photojournalism）和發揚藝術的特質潛能的純攝影派（Pure Photography），雖然在攝影史上是與畫意派鼎足而立的兩大派別，而且在歐美攝影界地位相當崇高、陣容亦相當強大，但在世界各地沙龍影展中却并不吃香。原因是它們的作風不同，表現各異，攝影思想上也有頗大的歧見。幸而在最近兩三年間，一般崇尚畫意攝影的沙龍也都陸續選出純攝影派和現代新派的作品展覽。不少歐洲方面的沙龍，更異常推許寫實攝影和新派攝影。不個在整過沙龍攝影界，它們依然不受

攝影這門新興藝術，無論在歐美或台灣，不但愛好者與日俱增，而且還逐漸受到普遍的推崇與重視。它的進步與發展，真有一日千里之勢，使世人為之矚目。就去年而論，世界各地所舉辦的國際性攝影沙龍，即有一百五十餘個之多。台灣經常也可有攝影沙龍展出。世界各地不少攝影家，每年都參加外國沙龍影展，因此沙龍影展實為影藝的交流大會，從中可以窺見各國攝影家不同的題材與作風，各地攝影的風氣和藝術技巧的進展等，而收觀摩之效。這裡所刊出的，都是近年來在世界沙龍中經常展出及獲獎的名作，題材廣泛，包括風景、人像、靜物、圖案、人事動態各方面。真可謂琳瑯滿目，互相輝映。

一般而論，絕大部份沙龍攝影都是「唯美」的。不論題材、構圖、線條、光暗、色調等等，都要以「美」為依歸。其次是「意義」和「趣味」。一張具有充實內容和深刻思想性作品，倘加上完美的形式。當然是最上乘之作。有時縱使形式略差，仍足以使作品具有力量與持久性，給人以深刻難忘的印象。另一方面，純具形式美的攝影，因其有特異的效果與動人的美感，也往往大受歡迎，所被給予頗高的評價。趣味的點綴與渲染，也是沙龍照片的一個成功秘訣。一張富有情趣的作品，無論是幽默感、人情味、或生活情趣，倘俗雅屬共賞，老幼咸宜的，便倍能增加一般觀眾的興趣，而收通俗普及之效。總之，一幅逢「龍」必入，備受讚揚的沙龍攝影，不論其為形式完美抑或內容充實，也不論其為情趣高尚抑或離奇怪異，總必有其與別不同的獨特之處，而寫

重視。但筆者以為，在今後數年間，一般沙龍對它們必會日漸歡迎，在展覽會中亦必漸有地位，這是可以斷言的。

(一) 霧之港

第一張「霧之港」，是美國鼎鼎大名攝影家波甸（A. bodine, F.P.S.A.）所攝。他飲譽沙龍攝影界已有多多年，他的風景攝影確是出人頭地，尤以海景馳名於世。但他不僅是一位畫意派名家，而且對寫實攝影也有相當造詣。只是在沙龍中所見到他的作品，都是屬於畫意派的範疇而已。「霧之港」即為其近年來最負盛名的畫意攝影傑作：有氣派、有魄力、有情趣、有意境，真是不可多得。此作幾乎「逢龍必入」，絕少落選，且曾獲獎狀獎牌甚多。一張作品能够在各地沙龍中皆獲盛譽，當然不能倖致，非有不尋常的過人之處不可。首先，這圖片最引人入勝的，便是一種絕妙的氣氛。作者雖在日間拍攝，但色調故意曬放得特別深沉，來造成暮色蒼茫的意境，深得「深調」（Low key 或譯低色調）照片的優點——莊嚴、神秘、富於小量、深度和戲劇性。原照且過上藍色，且有一冷調（Cold Tone）的高貴品質，充滿月夜的浪漫氣氛與迷人情調，又是另一番風味，另有一種情趣。但此作的 Tone 不論單用黑白或過上藍色，都同樣富於美感，真有一種「濃粧淡抹總相宜」之概——在構圖上，左邊的輪船右邊的落日，遠方的樓房，造成「十字形」構圖，結構堪稱平衡完美。左右兩邊下角皆揚起一道折蕩的波濤，形成「閃電式」的視線引線，使目光隨之而走進畫面中心。更值得一提的是，是整個畫面所洋溢着的生氣與活力，實與圖畫中謝赫六法之一的「氣韻生動」不謀而合。只要看看天上落霞孤鶩，雲飛日耀，水面波濤蕩蕩，金光閃爍，便使人悟到宇宙大生命之洪流永不休止了！

(二) 人像

英國沙龍攝影名家米度頓（T. Middleton, F.R.P.S.）的「人像」，是沙龍形格的人像攝影之典型作品。米氏在沙龍攝影界享譽頗高，即以去年全年世界沙龍入選張數而論，他在世界中也名列前茅。他的作品以室內題材居多，對拍攝室內燈光人物及小貓最為擅長。因此他在沙龍中入選而獲獎的，大抵不是「人像」，便是「貓像」。（他還有一張獅子像，題名「憤怒」的，也獲過不少獎品）。刊出的「人像」，這個老模特兒，對於一般經常投寄沙龍的「龍友」，相信都覺得熟口熟面，因為米氏還有兩三張人像同是拍攝這位老人的，不過姿態、角度、神情、動作都各有不同。一般優秀的人像攝影，大都具備外形內質兩方面的優點。在外形方面，



人 像 T. Middleton



霧 之 港 A. Bod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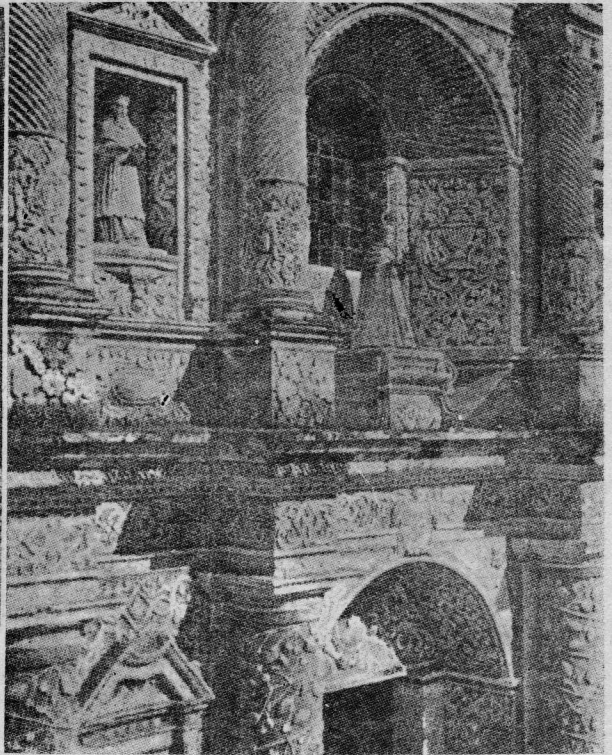
人像面部的表面結構及其膚色質感，必須有豐富的層次和清晰細緻的紋質刻劃，使之具有自然性、真實性與生態性，切忌構成毫無生氣的假面具，如此對象方能活現眼前，栩栩如生。但單靠外形上的維肖維妙，則只得其「形似」、未得「傳神」，還是缺乏深長的意味高度藝術價值，必須有其「表情」方可。所謂表情，不外是性格的刻劃，情態的描繪、神韻的傳達，內心的表現……之類——這是人像攝影中古今不變的價值標準；而且是不論傳統畫意派、新畫意派、寫實派、純攝影派及現代新派都共同追求的目標。所以一張人像照片倘使缺乏表情，便是空空洞洞，無所表現，徒有軀壳而無靈魂了。除了表情之外，畫面的構圖、面部的採光、拍攝的角度、人物的服飾、背景的搭配……等，都是絕不可忽視的條件。這些東西的成功運用、適當的配合，足以使作品加倍具有表現力和感染力。米氏此作老者的神態深沉肅穆，似在潛思默想，表情還算不錯。通常側面人像因只拍出半邊面孔和一只眼睛，表情的流露往往不及正面或「四分之三」面來得明顯及完整。此作雖屬側面，且眼睛隱藏於陰影之中，但仍神采奕奕，不失眼中一點光輝，實屬難能可貴。結構上採用三角形構圖，對老者的堅定沉着的神情姿態非常和諧配合。橙光的運用也很到家：強烈的側光不但有力而又細緻地描劃出老人面部形格的特點，而且大大地增強了立體的印象。黑色的背景和深沉的服裝，足以使光亮的面部和手部浮突而出，鮮明奪目，於是觀眾的注意力不得不集中於主體最重要的部分。正因其他佔篇幅極大的次要部分皆呈現於深灰色和黑色的色階中，因此是一張不折不扣的「深調」佳作，加倍傳達出莊嚴肅穆的題意。此照證明對象的表情神態，與構圖、採光、背景、色調、服裝等各方面都能協力同心地一氣呵成，去貢獻於同一題意的中心思想，渾然而成統一的藝術整體。試想假如換了一幅白色的背景，或是老人穿上一件白衣的衣服，又或主光由正面向射去，畫面整個情緒與氣氛都將破壞無遺了。

(三) 教堂

美國攝影家紐荷路 (E. G. Newhall) 的「教堂」一作，對於慣常只看見傳統畫意攝影的觀眾，自然有一新耳目的觀感。不錯，這是畫意攝影，而是別具風格的「純攝影」(Pure Photography)。上面說過，不少沙龍對純攝影派的作品都已漸表歡迎，有些甚至給予頗高的評價，此作即是一例。但到底怎樣才算「純攝影」呢？這裡所謂「純攝影」，是指不滲雜其他筆寫藝術的表現方法，而單純應用攝影術本身所獨具及僅具的技術。傳統畫意派是「做畫」的，它效法繪畫的結構形貌而造成「畫形」，追隨繪畫的意境精神而造成「畫意」。從前傳統畫意派的大師們常用「油渲法」(Bromoil process)，「炭印法」(Carbon process)「膠製造」



牧羊 K. L. Koth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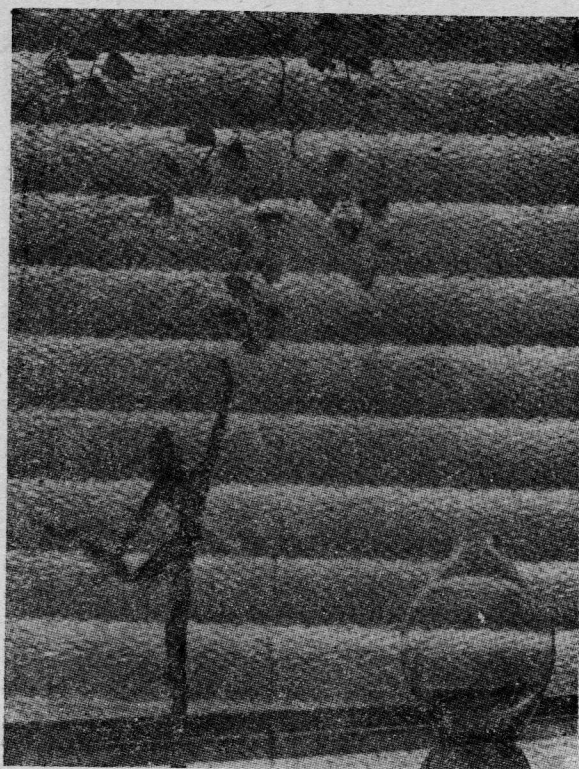


教堂 E. G. Newhall

(Gym bichrom ate process) / 「像紙底片法」(Paper negative process) / 「修底法」(Retouching)……等具有筆寫藝術性質的表現方式，來隱藏攝影術本身的質素，而使照片外形逼似繪畫，因此被純攝影派視為「不純」的藝術。純攝影派主張暴露攝影術的本來面目，通過唯攝影術所獨具的質素——清晰、層次、紋理、色調、光暗、線條、形象的絕對性精確和真實性——來表現真純的「攝影質」、「攝影形」和「攝影意」。這是它的名稱的由來。這派影藝一方面謙虛地承認攝影術的先天地和束縛，但另一方面又大膽地尊崇攝影術的特質，性能與潛力。因此它便自己建立了一些新的審美標準，來鞏固其在影壇的地位與價值。所以當面對純攝影派的作品時，斷不可因其缺乏「畫意」而抑貶之。反之，倘我們站到較客觀的立場去批評或欣賞它，當會發現其趣味所在與藝術價值。試看紐氏此作，即可見出教堂建築的清晰、層次、紋理、光暗、色調、線調、形象等，攝得多麼精確透關、細緻真實，真是玲瓏浮突、巧奪天工！不能不使人領悟到攝影術本身除了高度的寫實性之外，還有無限的「美」。純攝影術所揭示的另一種「美」，雖與畫意派所要求的美頗不相同，但却不妨與之并列齊觀、相形相比，從而找出更高的藝術理想和藝術真理。此照更值得一提者：是作者採用絕妙的角度，把左上角的雕像攝得光暗分明、形體突出，成為整個圖案中趣味最濃厚之點；當觀眾視線在畫面中隨着這些雕樑畫棟往復巡迴之後，安然回到一個憩息地，蘊藏着很幽美的意趣：這是整個構圖中畫有點睛之所在。

(四) 牧羊

印度攝影家哥沙利 (DR. K. L. Kothary) 的「牧羊」，一望而知，是最典型的畫意派風景攝影。在構圖、光線、氣氛、情趣各方面，都有着無懈可擊的格局。近處牧者所在的位置，雖然稍覺接近正中，但倘細心觀察，便當發覺遠處白煙迷濛之中，還有兩牧羊人，與之形成三角形構圖。此三人不論在意義上，類型上，動作上和線形結構上，都具有極密切的關係與聯繫，儼然而成一組不可割整體。因此這三角形的重心，實正處於畫面左上角「強點」(Strong Point) 所在；既合乎傳統的黃金定律，而又饒有氣魄力量。夕陽的斜暉，以低角度由右側方射來，這是極重要的一着：因為若把白煙晒得通透明亮，而將背景中不必要的雜物隱留於陰影中，於是白煙倍覺浮現奪目。加以微風吹拂，白煙飛揚不已，生動而有氣勢。主體牧羊人因背光而呈黑像，在最濃白煙處產生強烈的黑白對比，異常突出，是最具吸引力的趣味中心。羊群受斜光照射，每頭身上皆呈現半圓形的邊光，在複雜中而有規律，在凌亂中而有節拍，多麼明快悅目！不論結構或採光，皆可謂工整之極。牧者手執的木杖似覺鬆濛，是因驅趕羊群動作迅速所致。或有人引之為缺憾，但亦無傷大雅。何況以現代較新觀點視之：動作時略帶鬆濛不但毫無問題，反而會增加動盪逼真的感覺，使作品更能傳達此情此景的真實性。說句笑話：動作拍鬆濛了可不必焦急，因為有時甚至「以鬆為貴」，因禍得福呢！



思想幻

P. Calheircs



一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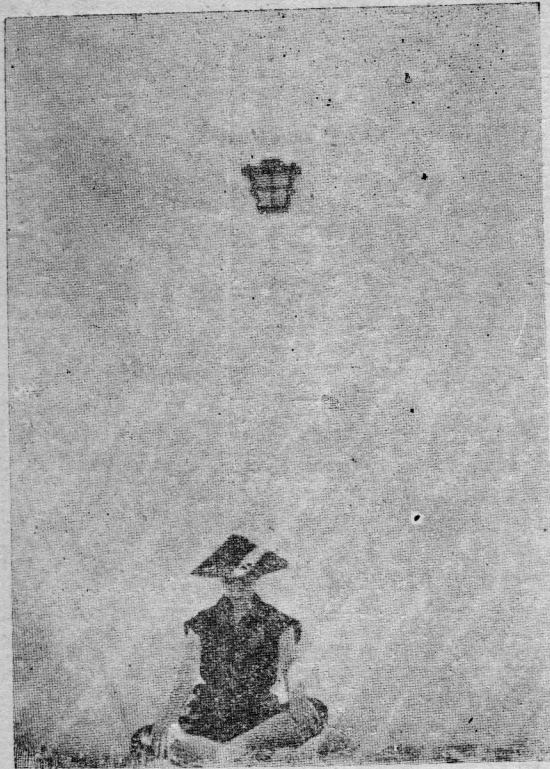
A. M. Gripman

(五) 一滴

名作「一滴」是瑞典女攝影家格力文(A. M. Gripman, A. R. P. S.)的又譯高色調)來表她一貫的拿手作風。她最擅於運用「淺調」(High Key)龍中屢屢入選并獲獎。事實上她的兒童照片確是非常可愛的一刻間攝取下子們哭笑無常的表情，瞬息萬變的神態，在其黃潮頂點(Henri Cartier-Bresson)的來。正如寫實派代表人物法國卡泰布蘭森(Henri Cartier-Bresson)的所謂「決定性的時機」那樣，她能在千鈞一髮的時機去按動快門，足證其影技的嫺熟與洗鍊。她的兒童特寫照片，大都具有極具有趣的神氣表情，特別是非不可。此作的主题是張「一滴」，往往使人頭發癢、忍俊不禁，非得恰到此處。鼻涕雖屬污物，但缺乏了它，雖然或在將一滴未滴之前，天真的趣味和輕鬆的幽默感將會隨之消失。嬰兒白哲的膚色和淡的頭髮，實為拍攝「淺調人像」的絕妙題材。而採用白色背景，穿上白色衣服，運用平正柔和的光線，都是「淺調」照片最穩健的處理方式。因此這圖片拍攝出來幾乎全部是白色和淺灰色，只有雙瞳中的兩點黑色，形成全部色階的重點。原照的色調非常雅淡高貴，層次也很細緻豐富，灰色階更層出不窮，對黑房技術非有高深修養不能使畫面充盈着清新幽美，嬰兒正是恰到此處，無以上之；因為淺淡的氣氛，所以對觀者無不開顏微笑，心曠神怡。此作曾獲一九五五年香港沙龍亞軍銀牌獎，當展出時觀者對之果然特別喜愛；尤其是疼愛小寶實的父母們，在他面前流連不去者不知凡幾呢！

(六) 幻想曲

此作「幻想曲」是巴西名攝影家加希路士(P. Calheircs)的代表作。於是順其疏密掩映，形成黑白相間的橫線圖案；再以凹凸玻璃相隔，背景遂覺堂皇富麗，多采多姿。或有人認背景并非主體，何以要如此重視？因是背景不僅具有極重要的裝飾價值，足以渲染主題氣氛和增加畫面變化，而且與主體兩者有相反相成的必要條件。事實上對象與背景之間的諧和與配合，為獲致畫面均衡與統一的必要條件。事實上對象與背景之間的諧和與配合，葉，并未受到光線的直接照射，因此呈現出半黑像狀態；雖屬陰暗，但仍層次豐富，紋理分明，玻璃質素纖毫畢現，可見出作者影技放工皆屬老到。本來主體陰暗呈半黑像，而最亮光點的光點却在背景上，此種表現手法頗帶冒險性：因為原則上最亮光之處應在主體之上，方易引人注目。但此作却用女像具有舞蹈姿態的生动的形象來吸人視線——不用「光線」，而用「形象」去突出主體，真是不同凡響。還有一點：讓主體寶體等皆隱留於陰暗中，倍覺深奧含蓄，神秘莫測，留待線條與形象佔最大優勢去統治畫面，於是大大地增加了幻想的效果，富有力量地表達出題意。又一般靜物攝影最易流於死寂冰冷，呆板單調，缺乏生氣；此乃題材的限制使然。性有優秀的攝影家方能使靜物躍躍欲動，將死物起死回生。正如



沉 思 V. M. Santos



兩修女 A. Bodine

卡氏此作，即在無生命中見出生命，在靜穆之中顯見性靈，無怪乎在沙龍中屢獲獎品。

(七) 兩修女

波旬另一張名作「兩修女」，是一張新派攝影的佳構。新派攝影素來以「新」見稱，不論題材、意象、趣味、表現態度、處理手法等，都以「新」為貴。所謂「新」，即是不襲前人窠臼、道前人所未道、或故作驚人語。試觀波氏此作，修女雖非新題材，但其意象、趣味、表現態度、處理手法等，却無一不新。作者從背後攝取，不拍正面，志在揚棄一切細節，大刀闊斧地去描劃兩修女的「形象」(Form)；倘把面部攝進了，即失其含蓄性與神秘感，反為不美。在新派攝影的眼中，蒙頭露面，黑灰黑傘的一對修女，襯托在牛灰半白的背景上，只有雪花片片，劃破兩團黑墨，是多麼奇異有趣的景象呀！當然，這個「有趣」，是指一種新奇的趣味，因為新派攝影認為：攝影既屬新興藝術，而且一切藝術又皆是不斷更新，因此必須隨時隨地以新的目光去看待舊的世界，用新的手法來表現舊的事物；創造新鮮的意境，發掘新奇的趣味。其次，是「美」的問題。新派攝影其實與畫意攝影一樣，都是屬於唯美主義，同樣追求美的表現。不過新派攝影對「美」的定義，是較為廣闊得多；他們深信一向被認為平凡甚至醜惡的事物與環境中，隨處都有無限的新奇的「美」潛存着，例如波氏此作，雪花飛舞，修女談心，簡簡單單，冷冷清清，看似平凡，其實絕美。可惜在今日沙龍攝影界，仍有人認為新派攝影「旁門左道」、「一標奇立異」之類，要將之打倒滅絕而後快呢！

(八) 沉思

最後一張「沉思」，是葡萄牙攝影家山度士(V. M. Santos)的沙龍獲獎名作。這是今日歐洲沙龍攝影最流行的典型作風——淡白的背景，交錯的線條，浮現的形象，明朗的主題，音樂性的旋律，非寫實的意境；等等，此照畫面簡潔，題材單純，只有照片上部是實有的建築圖案所佔篇幅最廣的牆上光與影相間的圖案，却是拜太陽之賜的。作者用光的巧妙，是最成功之處。請注意牆上影子對角式斜線的重要性，它們是上下兩組物體聯繫的橋樑，狀少了它們，結構便會流於散漫以致分裂。頂寄的建築圖案予整個畫面以音樂般的旋律。此種運用光暗、線條、圖案的覆蓋面，奏賦基礎的手法，實與將前面卡氏的「幻想曲」有異曲同工之妙。作為主體的少女頭戴富於裝飾意味的帽子，其三角形圖案恰與壁上小燈的倒置梯形圖案上呼下應，相映成趣。再加細看，她的面部表情甚佳：默默凝眸，有一種深邃幽遠的神采。而且盤坐姿勢，沉靜肅穆，確是凝神沉思，題意貼切，刻劃入微，加以畫面色調淺淡清雅，充滿陽光普照時愉快明朗的感覺，使人樂於欣賞，樂於回着。這是最近歐洲「沙龍式」新派攝影最通俗的創作路線，也是近年來在世界各地沙龍影展最受歡迎的「新派作風」。

完